

隨園詩話補遺

新式
標點
足本
隨園全集

杜就田署



隨園詩話補遺 卷一

倉山居士著

詩始於虞舜，編於孔子，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，而遠引佛老何耶？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，奉爲至論。余駁之曰：「毛詩三百篇，豈非絕調？不知爾時禪在何處？佛在何方？」人不能答。因告之曰：「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近取諸身而足矣，其言動心，其色奪目，其味適口，其音悅耳，便是佳詩。」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又曰：「詩可以興。」兩句相應，惟其言之工妙，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，倘直率庸腐之言，能興者其誰耶？」

李玉洲先生曰：「凡多讀書，爲詩家最要事，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，欲其助我神氣耳。其隸事不隸事，作詩者不自知，讀詩者亦不知，方可謂之真詩。若有心矜眩淹博，便落下乘。」

又有人問先生曰：「大題目用全力了却，固見力量，倘些小題亦用長篇，豈不更見才人手段？」先生笑

曰：「獅子搏兔，必用全力，終是獅子之愚。」

同一樂器，瑟曰鼓琴，曰操，同一著述，文曰作，詩曰吟，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。然音節一事，難以言傳。少陵「羣山萬壑赴荆門」，使改羣字爲千字，便不入調。王昌齡「不斬樓蘭更不還」，使改更字爲終字，又不入調。字義一也，而差之毫釐，失以千里，其他可以類推。

沈雲椒侍郎未遇時，館於陳梅岑家，其時梅岑尚髫也。然梅岑詩筆清新，實爲先生所授。諺云：「開口乳要喫得好。」此之謂也。梅岑常誦先生午日奏淮云：「菖蒲綠映石榴紅，豐盎東西放幾叢，不辨誰家妝闥底，遠山多在畫屏中。闌干影裏綺疏橫，艾酒香酣笑語迎，樓上衣風樓下水，一簾香霧不分明。丹符風颭佛幡迎，扇影參差漾碧虛，一片湖光星萬點，家家水閣上燈初。柳陰檻外泊船頭，都向尊前聽短謳，却到中流清景好，

蔣王山上月如鉤。晚過楓橋云：「雨不成絲柳帶烟，暮天遠水正無邊。客愁最怕鐘聲攪，不向楓橋夜泊船。」泛舟城北云：「最是長條柳依依，一情情蘆花猶未白，已解作秋聲。」

鄭璣尺先生詠鏡云：「朱顏誰不惜，白髮爾先知。可謂佳矣。後聞俞鶴齡秀才詠鏡，有「白髮朱顏管一生」七字尤佳，其妙處在一「管」字。

趙雲松過蘇小墳云：「蘇小墳，鄉岳土墓，英雄兒女各千秋。」孫九成過琵琶亭云：「爲有琵琶數行字，荻花楓葉也千秋。」句法相似。

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，必須窮經讀注疏，然後落筆。詩乃可傳。余聞之笑曰：「且勿論建安大歷，開府參軍，其經學何如？只問關關雎鳩，采采卷耳，是窮何經？何注疏？得此不朽之作，陶詩獨絕千古，而讀書不求甚解，何不讀注疏以解之？」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：「夫六典三禮，所施有地，所用有宜，未聞吟詠情性，反擬內則之篇，操筆寫志，更摹酒誥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歸

藏，湛湛江水，竟同大語。」此數言振發發贖，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，以經學談詩者，故爲此語以曉之。

人問：「杜陵不喜陶詩，歐公不喜杜詩，何耶？」余曰：「人各有性情，陶詩甘，杜詩苦。歐詩多因，杜詩多創，此其所以不合也。元微之云：『鳥不走，馬不飛，不相能，胡相識。』」

宋人漁父詞云：「歸來月下漁舟暗，認得山妻結網燈。」又云：「不愁日暮還家錯，認得芭蕉出董籬。」二語相似。余寓西湖德生庵，夜深斷橋獨步，常恐迷路，緊望僧庵燈影而歸，方覺二詩之妙。

凡菱與魚蝦從水中采得，過半兩時辰，則色味俱變，其爲菱與魚蝦之形質，依然尚在，而其天則已失矣。諺云：「死蛟龍不若活老鼠。」可悟作詩文之旨。然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，作者難，知者尤難。

尹文端公出將入相，垂四十年，常謙謙然不自喜。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，爲皇子妃，詔封一品夫人，逢人必夸，故紀恩詩曰：「瑞日瞻瞻展翠屏，環階拜舞

祝慈寧爭傳王母瑤池會，竟見仙班列小星。

余屢寬同年楊兼山大琛詩，不得今年到蘇州，得其古香堂詩稿。秦宮云：「五丈旗飄複道寬，曉妝人試綠雲盤，虛懸照膽秦宮鏡，不見長城白骨寒。」舟中云：「斷雲作意橫遙嶺，明月多情送短蓬，最愛風標兩公子，一生消受綠蘆風。」又「春衣典盡還賒酒，鶴伴分來又買花。」皆駘蕩可喜。

庚申初春，余與兼山及諸同年，在京師遊陶然亭，兼山和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：「欲雨不雨春晝陰，城南亭子同登臨，雪痕消盡葦根出，聲響斷時禽語深，且喜僧寮無俗韻，漫將官迹託沉吟，丁香幾樹纔含蕊，記取花時策杖尋。」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，余戲之曰：「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？」兼山請誦之曰：「百杵午窗頻擣藥，一燈子夜尚縫衣，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，讀之可作回心院矣。」兼山笑而不答，田少宰諱懋，山西相公從典之子，立朝有聲。

杭革蒲論七律，不喜拗體。余道詩境甚寬，實有因拗轉峭者，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：「江水不如湖水澄，南峯涼暖時堪登，入雲但問采樵客，踏葉偶隨歸寺僧，一掬泉因瘦蛟活，滿山桂與青霞蒸，白波渺渺未可渡，空倚葛陂三尺藤。」似此八句一調平仄，便索然無味矣。杭亦以爲然。先生官御史，古貌清標，識余於未第時。余學寫殿試卷，先生教以偏旁點畫，致足感也。記其渡江遇風云：「越陰已夙戒，涉波復新懦，忽然馮夷怒，葉舟竟掀播，命祇比毛輕，心已拚顛破，且守柁檣立，獨抱忠信臥，須臾洪濤平，白鷗浮一個。」在試院中答厲衣園侍郎云：「文入彀中須賞識，棋於局外易分明。」贈丹桂云：「老幹十年看獨立，丹心一點早平分。」其存心之公正可想。宿瀘溪云：「避風先泊岸，過雨更觀瀾。」皆妙。先生名國璉。

李謹暉芝遊靈隱寺，雲林大師出示右軍感懷札，紙墨殘缺，如裂春冰，又出山谷襄陽二札。李題云：「玉印何時勒貞觀，十五年不多完筆墨，一半補雲煙，隔世

無人信，名山有佛憐。我來長跪讀，深幸見殘箋。」觀梅云：「步步梅花裏，遲遲過石梁。兩山清澗合，一路白雲香。偶約探春侶，同登選佛場。羨他修得到，愧我半生忙。」又「顧我忽無影，前峯落照微。」十字亦起。

余遊武夷，至大藏峯，望半空山穴中，有橋板梁柱，大小百千根，差參堆架，灰墨色，長短不齊，既不朽爛，又不傾落，其下湍急，舟難停泊。有某官擊以烏槍，落木梯數片。朱子云：「昇堯時，民避洪水，居此，水平時人下而木存。」想亦有理。余還杭州後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。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，長尺許，薄三分，云得自張苴堂。張又得於吳達夫。梁山舟題云：「虹橋之板，長徑尺，付與幽人鎖玉格。延陵家藏東海題，題處天然一角白，書不可信，字可傳。非松非柏無人識，即今散落市廛中。君獨何緣收拾得？當年吹墮武夷峯。仙凡愉快將毋同，須防一夜風霜起，飛上青天化斷虹。」主人題云：「虹橋遺迹，倩誰搜？千巖猶看片板留。莫道仙蹤渺難問，有人曾向武夷遊。九曲環溪瑣翠烟，仙風吹墮幾何年？題來」

好句尤珍重，慰我平生嗜古緣。」人饒得心，大師雞子四十師，大吞咽，人笑之。師作偈云：「混沌乾坤一口包，也無皮血也無毛。老僧帶爾西天去，免在人間受一刀。」

金陵山川之氣，散而不聚，以故士著者絕少。傳人王謝渡江，多作寄公，亦復門戶不久。此其證也。然街衢宏闊，民氣淳靜，至今士大夫外來者，猶喜家焉。桐城姚姬傳太史，掌教鍾山，有移居之志。賦詩云：「又向金陵十日留，依然鬱鬱望牛頭。交遊聚處思移宅，衰病行時愛掉舟。蕭寺風多疑作雨，後湖烟淡總如秋。僧書擬共舒王讀，不弔興亡惹淚流。」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，余常未衰時，亦喜舟行，畏陸行也。

太史七古雄厚，惜篇長難錄。錄其岳陽樓見月云：「高樓深夜靜秋空，蕩蕩江湖積氣通。萬頃波平天四面，九霄風定月當中。雲間朱鳥峯何處？水上蒼龍瑟未終。便欲拂衣瓊島外，止留清嘯落湘東。」弔王彥章云：「亂世烏飛難擇木，男兒豹死自留皮。」哭劉耕南云：

「別來書到長安少，死去纔教天下空。」淮上云：「只愁天上桃花水，潑失淮南桂樹山。」釣臺云：「可憐高鳥盡，回憶釣魚磯。」皆絕妙也。己巳歲，余中秋夜渡江云：「世上夜深秋正半，江心風定月當中。」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。先生從父南青諱範，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，學問淹博，而不喜吟詩。余改官江南，送行詩麻集，而南青無有也。余調之云：「南青愛人如老嫗，初入翰林殊栩栩，平時著述千萬言，臨別贈我無一語。」

閨秀吾浙爲盛，庚戌春掃墓杭州，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，大會於湖樓，各以詩畫爲贊，余設二席以待之。徐裕馨，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，畫法南田，詩吟中晚，卽景云：「讀罷黃庭卷，嬾開靜中消息費推裁。吹簪欲禁花留影，剛捲珠簾月又來。」暮秋云：「寒蝶低飛月滿枝，海棠紅冷桂凋時。笑儂竟比黃花瘦，青女多情知未知？」畫眉云：「柳梢枝上曉風柔，夢醒雕欄語未休。莫向碧紗窗畔喚，美人猶是未梳頭。」暮春云：「殘紅片片卸簷前，樹有餘香蝶尙憐。士女不來芳草外，

鞦韆猶繫綠楊邊。中庭風靜遊絲落，繡戶簾垂紫燕穿。恰好送春詩未就，瑤臺有妹贈雲箋。」夜雨云：「夜雨小窗多少，春喚子規去了，起來收拾餘花，又把五更風惱。」

汪紳字巽爲，號順哉，秋御先生之女也。春日山居云：「山居無事起常遲，不斷溪聲雨過時。最愛學飛新燕子，簾鈎低拂影差池。」聞蟲云：「四壁亂蟲鳴，聞聲暗自驚。獨憐秋一色，可奈月三更。嘆息余如助，丁寧夢未成。可知爲客者，緣爾倍關情。」秋月云：「古戍鳴寒柝，孤城急暮砧。」俱饒有唐音。

孫春巖觀察滇南，娶姬人王氏名玉如，善畫工詩，與女公子雲鳳、雲鶴，閨房唱和，有林下風。喜弟自滇至云：「旣見翻疑誤，凝眸各審詳。九年雲出岫，一夕雁成行。別後滄桑換，途中歲月長。舊容驚半改，鄉語歎全忘。對月秋垂淚，聽猿夜斷腸。逢人問消息，覓便寄衣裳。剪燭心方慰，回頭意轉傷。自余離故土，賴爾奉高堂。感逝餐應減，思兒鬢恐霜。弟能支菽水，妹可護溫涼。聞已調

琴瑟會無弄瓦璋，當年送我處，今日遇君場。彼此皆如夢，依依兩渺茫。」此詩置白太傅集中，幾不可辨。

錢塘陸飛字筱飲，乾隆乙酉解元，性高曠，善畫工詩，慕張志和之爲人，自造一舟，妻孥茶竈，悉載其中，遨遊西湖，以水爲家。揚州遇雪，云：「雨隨微霰集，船與斷冰爭。」渡錢江云：「萬弩尙餘沉鐵在，羣山渾欲勒潮回。」爆竹云：「縑袍易裂拋宜遠，濁酒能醒近未妨。」

近來習尙，丈夫多臂纏金鐲，手弄椰珠，余頗以爲嫌，而護厚者亦復爲之。陸作詩刺之云：「我聞遠賈多艱虞，纏金或以資窮途，途窮未必非懷寶，慢藏亦足來狙侮，世人金多揮不足，舉袖滿堂黃映肉，指環臂釧乃女子，男化女兒何日始？」南方草木椰最久，實大如瓜，漿作酒，何年落子比元珠，一串摩尼時在手，有手不弄琴與書，有手不把犁與鋤，可惜白日空摩挲，不有博奕猶賢乎？」

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，詩話中所載甚少，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，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：「丹樓

天外峙，皓月空中行，銀濤與玉魄，相迸出光明，樹暗漢陽渡，雲低鄂渚城，不知何處笛，解作落梅聲。」泛舟登伯牙臺云：「伯牙臺畔曉鶯飛，梅子山前綠漸肥，舟共鳬鷺聊泛泛，柳遮樓閣似依依，人琴千古知誰在，江漢殘春照鬢稀，我欲臨風彈一曲，落紅成陣亂斜暉。」

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，今五十五年矣，存者惟錢鐸石閣學與余兩人耳。庚戌五月，相訪嘉禾，則已中風半身不遂，年八十有三，猶能醇醪清談，家徒壁立，賣畫爲生。官至二品，屢掌文衡，而清貧如此，真古人哉！刻鐸石齋詩集四十九卷，最後題春園弟茶舫圖云：「清涼山後阿兄題，大令名看小令齊，三月柳遮江路水，十年人隔夕陽低。」拳拳念舊，蓋物稀爲貴，理應然也。先生吟詩多率真任意，有夫子自道之樂。其村居云：「村居誰爲閉門高，夜雨頻添水半篙，楊柳初絲亞文杏，木蘭如玉照櫻桃，王官谷小雲同住，華子岡深犬夜鳴，矩杖一枝扶使出，西軒北陌又東臯。」先人別業云：「屋於高處非忘世，志欲終焉此讀書。」皆有駘宕之致，先生

名載嘉興人。

家常語入詩最妙，陳古漁布衣詠牡丹云：「樓高自有紅雲護，花好何須綠葉扶。」國初徐賈時寄妾云：「善保玉容休怨別，可憐無益又傷身。」

秋霜初下，木華未凋，而浮萍先悴，松江張夢暗之。女玉珍有句云：「梧陰尚覆階前草，秋信先殘水面花。」雖眼前景，無人道過，又贈歸燕云：「空巢爲汝殷勤護，直到休迷故主樓。」真仁人之言。玉珍嫁太倉秀才金顯，有孝子之稱。

凡攻經學者，詩多晦滯，獨蘇州江鄭堂詩能清拔。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。登齊雲山云：「危梯高百步，曲折徑通幽。人與鳥爭路，僧邀雲住樓。山收千里翠，石放衆溪流。空際聞鐘磬，聲從何處求？」寓樓云：「東風料峭覺衣單，樓閣虛空夢未殘。病裏已教花事去，愁來肯放酒杯寬。畫圖勸客看山色，書卷留人忍夜寒。去歲家書今歲達，老親爲我定加餐。」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：「民情愛冬日，朝命轉秋官。」抑何工切。

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訓，知入學。十五歲受

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補增，十九歲受帥蘭皋先生念祖

知食餼，咸知己之恩，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，近在汪松

蘿清詩大雅中，得帥公春園云：「羣香多撲鼻，空翠總

沾衣。良以得春趣，因之忘世機。徑幽當曉寂，禽小見人

飛。我意適如此，看雲何處歸？」又秋信云：「柳殘池受

月，花落徑添泥。」彈琴云：「耳邊猶有韻，空外絕無聲。」

彭湘南布衣，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，陳歿後無

所依歸，以選詩爲生。癸酉來金陵，年七十餘矣，杖頭挂

古錢數枚，朱履白髮，招搖過市，爲余言滄洲詩宗少陵，

語其石峽看月云：「薄暮村難辨，依微古渡旁。空江懸

網罟，落日下牛羊。水落灘聲緩，山高樹影涼。開蓬看月

色，夜久漸爲霜。」他如「夜雨隣燈舟似市，經年旅泊

水爲家，竹榻耳隨天籟寂，紙窗雲共佛香飄。」皆佳。

松江提督張雲翼以公侯世職，而嚴灘一首獨出

新裁，其詞云：「漫整荷衣拜逸民，灘聲猶自動星辰。富

春近日誰漁父？天子當年有故人。名到先生纔是隱，賢如光武不稱臣。只因曾作梅家壻，外氏家風愛隱淪。」

嚴先生爲梅福之隱事見述矣

又明月到樓忘是夜，桃花無水不成春。俱有意思，不似貴人筆墨。

康熙末年，布衣能詩者，金陵有屈思齊，蘇州有李客山。二人俱落落孤高，與朱草衣別一風格。客山詩，余見甚少，屈長於五古，工夫勝草衣，而性靈不如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：「香閣層巒上，登臨落照邊。鐘聲傳下界，人語近諸天。紅葉齊爭豔，秋花靜可憐。蕭然林壑外，歸鳥度寒烟。」莫愁湖云：「一自美人去，至今芳草生。」詩境冷淡，可以想見其人。余宰江寧，從不來一見。

天長陳燭門，字壬辰進士，與王孟亭同年，論詩兩不相合。以王奸險拗，而陳平和故也。陳長於投贈，贈顧俠君云：「心厭承恩戀釣樵，題名江上有籠紗。鼓鐘清廟，元和筆，蕭管楊州大業花。重碧千巵傾北迥，軟紅十丈憶東華。相看淮海詩人盡，攜手平山日又斜。」

瀋陽唐俊公英司關九江，四方詩人遊者，必有唱和。余於詩話中已詳言其增培之盛。先生詩尙未見也，近始得其歸舟卽景云：「逸興忙中減，茲遊片刻消。岸蟲隨棹急，漁火貼波明。山暗殘陽滅，江寒夜氣生。莫教驚野浦，恐散白鷗盟。」環翠亭納涼云：「古亭分集趁新涼，明月依人照異鄉。老樹靜風鴉睡穩，山衙報漏鼓聲忙。向平心事誰知己，庾亮襟期自笑狂。白雪陽春歌滿座，不堪回首少年場。」讀之想見盛世昇平，官領閒曹之樂。其子名寅保，貌如冠玉，早入翰林，出錫山，繼公之門，人以爲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。

杜紫綸先生，選唐人叩彈集，專尙中晚，學者從茲入手，可免粗硬槎枿之病。而宗法少陵山谷者，意頗輕之。先生虎邱雨後云：「六宮花老淚胭脂，點點紅墜晚枝。自是東風無著處，本來西子有歸時。錦帆冷落青簾舫，玉管闌珊白紵詞。雙槳綠波留不住，半塘烟柳雨如絲。」先生翰林前輩，與余同試光明殿，惜未一握手。沈歸愚言沈方舟詩，藏少弋家，少弋已亡，求之不

得杭革浦言方舟詩，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，或少弋，卽方伯之宗人，未可知也。沈詩音節沉雄，得明七子梗概，而新穎過之，足迹所到，足以助其豪宕之氣，如下朝陽云：「似聞風雨作，前有大灘來，一氣雙江合，孤城百疊開，驚身移島嶼，盛口出樓臺，倚棹懷湘子，橋成力大哉。」余每過灘，先聞聲響，讀此方知其妙，他如小泊云：「竹喧歸鳥後，村靜餉鷄時。」天啓德陵云：「內豎一朝祠宇遍，爰書三案士林空。」懷宗思陵云：「一劍割將公主愛，九門報道寺人開。」泰山云：「四嶽共推青帝長，一峯還占丈人尊。」皆膾炙人口，有長安陶友蘭者，愛其詩，臨卒，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，亦異人哉。

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，其碑爲居民埋匿，汪松蘿掘得之。沈賦詩云：「片石苔封閱歲華，憑君磨洗認龍蛇，從今覓得春風路，送與吳娘踏落花。」王昊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，沈贈云：「紅淚千行踐鐵衣，傾家不惜拔重圍，揮金卻笑曹瞞客，只贖文姬一個歸。」

雍正間，宣城有布衣葛鶴，字雲衢者，詩筆頗清，年未四十而亡，陳古漁誦其佳句云：「巢傾爭宿鳥，轡轡過橋驢。」「夜雨屢遷孤客館，秋風先瘦異鄉人。」

詩用眼前之典，能貼切便佳。陳燭門贈李天山云：「老人吹火窺劉向，天子臨軒問長卿。」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：「孫簿當年猶祭灶，崔丞近日只哦松。」姚姬傳贈陶生云：「貧無素業彈長鋏，行入朱門著小冠。」語俱妙，而姚詩似有所諷。

詩有無心而相同者，陶篴村偶成云：「閉戶渾如坐佛幢，彈琴作伴影成雙，多情只有蕭蕭竹，時帶斜陽綠到牕。」姚姬傳亦有涼階一首云：「階涼今夕又飛螢，倚檻風前已涕零，人迹不如修竹影，每隨明月到中庭。」陶題閱江樓云：「木落天空閣，鷗鳴岸動搖。」亦奇偉可喜。

沈方舟出峽云：「舟鄉波心去，人穿石罅來。」王蘭泉舟至干屏云：「人從激箭流中坐，船在崩崖鐵裏行。」

丙子年家子陶時行，以胡氏一房山詩集見示，作者六七人。壬寅秋余過蕪湖，主人漱泉以邀遊其處，屋不甚多，而窗對赭山，門臨湖水，洵鳩江一勝景也。集中管松崖太史^{幹瑞}云：「日夕山水碧，冷然秋更清，微風湖面至，初月竹梢生，排雁銀筵柱，跳魚玉尺聲，不愁歸路晚，村火似星明。」淡遠山明府^{如水}云：「入室菊排三徑秀，開窗風送一山秋。」仲燭亭^{繡繁}秀才云：「小閣乍開雙白板，秋山剛借一屏風。」宋笠田明府^{七載}云：「沙外鷗眠閒勝客，竹間禽語妙於詩。」主人曉起云：「殘月林中挂，晴雲空際生，北窗幽夢覺，天色欲微明，露浥蕉花重，烟凝竹葉清，迎風傾兩耳，恰好一蟬鳴。」

出入權貴人家，能履朱門如蓬戶，則炎涼之意，自無所動於中。宋人詠松云：「白雲功成謝龍去，歸來自挂千年松。」汪易堂^{金華}詠菊云：「不蒙春風榮，詎畏秋氣肅。」可謂見道之言。汪又有白桃花云：「穠盡鉛華露一簾，輕陰漠漠淡烟籠，漁郎錯認仙源路，洞口春

深雪未融。」七夕呈冰玉主人云：「神光變幻有無中，靈駕雲衢一水通，欲乞天孫爲補拙，明朝移巧到城東。」皆言外有意。

寶水徐水鄉名^{不事舉業，專攻詩，年三十三而卒}。卒前十日病臥牀，語其父云：「兒往謁洞庭陰君矣，惟一生心血在詩，可以遺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。」其時浦猶未知其死也，夢與水鄉談甚樂，自言已死四日矣。今遊趙秋谷先生門下，講詩工夫大進，一笑而去。浦爲刻其詩，號白刪小草。海上秋興云：「魚鱗千戶縣初成，高築回塘似帶橫，天任孤城淪碧海，帝爭尺土與蒼生，扶桑日射帆檣出，碣石雲開島嶼明，極目滔滔烟水闊，秋風無浪總堪驚。」弔韓蘄王云：「朱家猶有西湖在，且自騎驢遺暮年。」此夕云：「明知惜玉須完璞，無那看花想折枝。」皆有性靈。

孔北海云：「今之後生喜謗前輩。」水鄉詠鸚鵡刺之云：「怪儂巧弄無多舌，纔解人言便罵人。」又刺元稹云：「君臣兒女情無二，報國會無薄行流。」

水鄉有友呂步瀛字仙客，亦工詩而早亡。贈馮雲九云：「名士門生羽士師，仙壇步上少年時。男兒只道封侯易，談到頭顱白未知。」馮棄儒入道，故呂羨之，亡何二人俱亡。

余嘗謂放翁、康對山俱一入權門，名爲小損。然士大夫爲權門之草木，勿爲權門之鷹犬，何也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，可以免禍，恰無害於人；爲其鷹犬，則有害於人，而已亦終難免禍。東坡詠馬季長云：「不礙依梁冀，何須害李公。」雖是落第二層身分而言之，亦可悲也。

王蘭泉方伯詩多清微平遠之音，擬古樂府，及初唐人體最擅長。自隨阿將軍征金川，在路間寄南斗集一冊，讀之，似詭奇險大得江山之助。方信古人云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缺一不可也。」過甕子洞二首云：「急溜從東來，銳石忽西拒。水爲石所搏，奔流竟回注。豈知限坡陁，欲走不得去。回旋蹴浪花，蓄勢作馳驚。何爲一葉舟，竟往殺其怒。舟水相撞春，進退屢猶豫。乘間突

而前，奇絕詭徑度。大石如覆舟，小石如斷臼。其色倖豬肝，其狀肖熊首。其積累重顛，其裂豁破缶。譎詭非一形，爭出扼溪口。三石更順然，似結烟霞友。臨空出竅穴，大小靡不有。俾受篙師篙，真宰信非偶。」昇輿短歌云：「下山走坂丸，上山逆水船。下用四人夾，上用四人牽。長繩繫板當胸穿，昇者二耦擲而前。二十四足相後先，如魚逐隊蟻附羶。如羊倒挂禽齊驚，我身託輿輿託肩。上尺木絙以緣，莫怪僂僂走不前。脚底千峯方刺天。」

人間懼內之說，始自何時？余戲云：「始於專諸、越絕書，稱專諸與人鬪，有萬夫莫當之氣，聞妻一呼即還，豈非懼內之濫觴乎？五代時朱溫，雖凶暴，亦有專諸之風。其他文學之士，如王謝、兩公、張稷、李陽、諸典、牧、固、無、論矣。」人又問懼內可見於詩歌否？余只記唐中宗寵韋后，優人因裴談與宴，知君臣同病，唱回波詞曰：「回波爾以栲栳，怕婦也是大好。外邊只有裴談，內裏無如李老。」后喜，以束帛賜之。

哥字最俗，不入詩文。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，詠

靜樂縣公主云：「馬帶桃花錦，裙拖綠草羅；定知韓帽底，儀容似大哥。」其時武懿宗短醜，而其妹甚長，人呼妹爲大哥。公主與則天並行，則天命元一嘲之，故云爾也。此外白香山詩有「何似沙哥領崔嫂，碧油幢引向東川」，沙哥者楊汝士小名，居易則楊之妹婿也。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爲董大哥，亦奇。

儀真石大年有漁父詞云：「櫓頭艇子送生涯，來往若溪與若耶；手把一竿春又老，釣絲牽上野桃花。」浦翔春漁父詞云：「水之涯，山之麓，蓼花行，蘆花宿，不脫蓑衣酣睡足，得魚換酒笑向天，月落空江自歌曲。」二詩俱妙。又有句云：「手撈芭蕉充繭紙，眼看蜩蚪學蟲書。」

路途行役之詩，明將軍瑞有句云：「沿途聽爆竹，逐驛讀春聯。」邵元直孝廉有句云：「行旌最喜晴畏熱，轉思雨。」皆行路之實情實景也。邵又有句云：「馬蹄易礙非芳草，鴉背難留是夕陽；浮生若寄誰非夢，到處能安即是家；劇憐車馬馳驅苦，幸喜山川應接忙。」

皆妙。又「車前細雨織成簾」七字，亦頗是路中雨景。楊升庵曰：「詩至杜而極盛，然詩教之衰自杜始。理學至程朱而極明，然埋學之晦自程朱始。非杜與程朱之過也，是尊杜與程朱者之過也。」客座贊語曰：「李于麟詩律細而調高，然似吳中暴富兒局面，止是華美精緻，若杜少陵便如累世老財主，家中百物具足，即偶然陳朽間錯，愈見其爲富有也。」兩段議論甚佳，故錄之。

余丁巳流落長安，館高怡園先生家三月，後四十餘年，先生亡矣。余感其德，爲撰墓志以報。不料又隔數年，張蒙泉寄夢中緣一冊來，云：「先生亡時貧甚，家有九棺未葬，夜見夢於童君二樹，以箋紙索畫梅十幅，素不相識，驚醒，則案上有余所作墓誌存焉，所謂短而雅者，即其貌也，以告蒙泉，蒙泉曰：『得毋高公欲假君畫以歸土耶？』蓋其時二人同客中州，而童畫甚貴重，故也。童欣然握筆，及畫成，買者無人，適河南施我真太守來見之，嘆曰：『畫梅助葬，真盛德事！』乃取其畫。」

而助葬資二百金。題詩曰：「十幅梅花十萬錢，詩中之伯畫中仙。耶溪太守捐清俸，了却幽人夢裏緣。」張招同人和其詩，號夢中緣云。

名宦官至觀察

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沽酒圖。余題云：「玉貌仙人衣帶斜，腰間瓶插綠梅花。穿雲何事頻來往，天上嫌無賣酒家。」後讀王荊公集有句云：「花前若遇餘杭姥，爲道仙人情酒家。」與余意似不謀而合。

某太史詩集四十餘卷，余與交好，欲采數言入詩話，苦其太多，託門下士周午塘代勸之。周戲題見覆云：「何苦老詞壇，篇篇別調彈。披沙三萬斛，校得寸金難。」余不覺大笑，戲和云：「消夏閒無事，將人詩卷看。選詩如選色，總覺動心難。」

黃煊號補山，泰州別駕也。有昏夜獻金者，題其兩云：「感君厚意還君贖，不畏人知畏己知。」余傲其意題鏡云：「從無好醜向人說，只等君看自己知。」

涇縣趙星閣先生青藜，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。也。授官侍御，以耳聾去官。爲人古淡樸實，有詩集高尺許。

記其視某云：「退食常隨鶴，閒行不杖鳩。」夜行云：「高樹引涼生腋下，遠山銜月挂與前。」又阻風云：「客舟牢繫客心飛，一七字尤妙。」

余買小倉山廢園，舊爲康熙間織造隋公之園，故仍其姓，易隋爲隨，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。居四十餘年矣。忽於小市上購得前朝廟前書東橋先生手書詩幅，題云：「茂慈詞丈就北山之麓，拂園名隨園，索余賦詩，因贈云：『霜松雪竹憶歸初，千載猶堪借客居。雨過泉聲飛卷幔，雲生嵐翠擁行裾。金尊座對賢人酒，石室山藏太史書。共說高情邱壑在，蒼生凝望意何如？』」又曰：「誰向山居同拔詠，主人原是謝公才。」讀其詩想見主人，亦是詞館文學之士，而歸隱者北山之麓，當即在小倉山左右。未署天啓五年，友弟顧起元書。事隔二百年，而園名與余先後相同，事亦奇矣。惜茂慈二字是字非名，終不知其爲誰也。後老邑志云：「蘇子瞻侯之長子守雲，字茂慈。」

余丙辰年過廣西全州，見江上山凹有匣，非石非

木，頗類棺狀。甲辰再過觀之，其匣如故，絲毫無損，相傳武侯藏兵書處。或用千里鏡視之，的係是木匣，非石也。但其上似無蓋耳。庚戌夏間，偶閱朱國禎湧幢小品云：「嘉靖時，上遣南昌姜御史訪求奇書入全州，張雲梯募健卒探取，乃一棺中，函頭顯甚巨，兩牙長尺許，垂口外如虎豹狀。卒取其骨下山，卒暴死，姜埋其骨而覆奏焉。余曾戲題石壁云：「萬疊驚濤百尺崖，山間石匣有誰開？此中畢竟藏何物，枉費行人萬古猜。」爾時未見湧幢所載，故用疑猜。若見此書，亦無可猜矣。惜武夷山之紅橋板，不得姜御史搭雲梯而一探之。

康熙辛亥，趙斗瞻從晉入都，道經定州清風店，宿逆旅主人家，姓陳，號鷗鳴，壁上有絕句一首云：「馬足飛塵到鬢邊，傷心羞整舊花鈿。回頭難憶宮中事，衰柳空垂起暮烟。」後跋云：「姜廣陵人也，從事西宮，曾不一年，被虜旗下，出守秦中，馬上琵琶逐塵而去，逆旅過此，語不成章，非敢言文，惟幸我梓里同人見之，知姜浮萍之所歸耳。時庚寅秋杪也，廣陵葉眉娘題。」

桐城張映沙者，孤獨儻負氣，作熱河巡檢，鑾輿駕臨，有太監某橫索金帛，其勢洶洶，知縣遁矣。張以理論之，太監大罵，張命役擒下，重杖二十。總督方公大驚，以為顛，據實參奏。上嘉其官卑而能執法，將太監登時充發，而擢張為河北同知。余按唐敬宗五坊小兒騷擾百姓，長安令崔發遣人拘之，尚未訊也，中官率百餘人持棒直入，毆崔幾斃。敬宗猶怒其擅拘中人，下崔於獄。以今較昔，聖主之聖，庸主之庸，豈不相懸萬萬哉！映沙特聖明在上，得行其志。在北路時，有上公莊頭強贖民田，戴花翎來說情者數輩。映沙盡行揮去，拘強贖者杖之，衆為震伏。映沙雖剛正，而喜恢諧，桐城士俗呼叔叔為椒椒。其時族弟曾敝編修鄉試分房，有叔某為大興縣丞，遵例迎送，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。映沙賦詩嘲之云：「恩旨分房第一遭，馬前迎送有椒椒。鹿鳴宴罷懷銀器，虎榜人來捏紙包。白髮門生雙膝屈，藍圈文字七篇高。莫言分校無他樂，夫婦同時著大毛。」

人有以詩重者，亦有詩以人重者，古李朴韓蘇俱

以詩名千古。然李杜無功業，不得不以詩傳；韓蘇有功業，雖無詩，其人亦傳也。而況其有詩乎？金陵方伯康茂園先生，清風惠政，人所共知，在隴寧治河，落水中，神扶以起，余記其事，載文集中。公豈藉詩以傳者哉？然重其人，則其詩亦因人而重。今春三月，詩弟子陳熙爲抄一冊，見寄，錄其繁峙學署有懷云：「吾懷仲夫子，負米欣然歸。吾愛楚老萊，歸隱舞斑衣。人生離膝下，忽忽欲何之？憶我少年時，井里從兒嬉。甫壯營薄祿，出門意遲遲。一官爲親喜，山城復羈縻。官冷飯不足，嗟哉無鮮遺。感此傷客心，晨昏忍暫違。寒風生四壁，瑟瑟侵人肌。以我念母日，知母憶兒時。憶兒憐其少，憶母慮其衰。人生願爲兒，結念常在茲。」登焦山云：「浮玉搖天碧，迴瀾障海門。人從初地入，峯到上方尊。吳楚當軒合，雲山遠水吞。我尋高士宅，三詔石猶存。」此兩首一徵仁孝之思，一存清妙之旨，讀者如食綏山桃，雖不得仙，亦足以豪矣。公諱基田，丁丑科進士，山西興縣人。

贅滄米明府，有妹名潔，爲繁庭太史之女，性愛吟

詩。年十六，適四品宗室魁明，年二十而寡，守志撫孤，常寄滄來云：「織盡人間寡女絲，三更涕淚一燈知。近來焚却從前稿，不爲懷兄不作詩。兒女乾啼濕哭餘，偷閒纔得寄家書。望兄好繼襄勤業，莫使官聲竟不如。」滄來，襄勤公成龍之曾孫也。歷宰吳下，清慎勤敏，綽有麒麟風。

俗稱女子，不宜爲詩，陋哉言乎？聖人以關雎爲單卷耳，冠三百篇之首，皆女子之詩。第恐鍼黹之餘，不暇弄筆墨，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，則淹沒而不宣者多矣。家龍文弟婦黃氏，雅宜，香亭簪室，吳氏香宜俱有窈窕之容，同居一室，互相切磋。黃詠燈花云：「銀釵奪月吐光華，影入窗櫺透碧紗。未忍輕挑私問汝，不知何喜報吾家。」吳詠梅云：「爲受寒花放遲遊，人偶採未開時。儂心恰愛天然好，不忍臨風折一枝。」春晴云：「細雨連宵濕軟塵，今朝晴放一窗春。柳絲低舞花添笑，都似風前得意人。」皆清妙可誦，又有淑端，內史者，見二人詩而愛之，贈一絕云：「誦君佳句愛君才，未對菱

花卷已開，想是瑤池曾結伴，詩仙逃下一雙來。余按荀奉倩云：「女子以色為主，而才次之。」李笠翁則云：「有色無才，斷乎不可。有句云：『蓬心不稱如花貌，金屋難藏沒字碑。』」

龍文候補學西家無擔石，而家信來說云：「娶妾一雅宜，答以詩云：『郎君新得意，志氣入雲驕。未置黃金屋，先謀好阿嬌。』蓋挪揄之也。香宜知余采其詩入詩話，以詩謝云：『有志紅窗學詠詩，絳帷深幸侍良師。微名也許登詩話，榮似兒夫及第時。』戲香亭也。雅宜名楨，香宜名蕙，淑端姓孟名階。

梁山舟侍講南山掃墓，見方姓人家張壁一幀，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一紙，即市賣之物，完好如故，且刻板精潔，比近日百倍。正榜僅五十名，副榜十名，同考十二房，井主司官爵表字鄉貫，一一詳載於尺幅，又監臨提調三場題目皆全。解元於潛伍涵芬，第七名，即查聲山先生也。榜姓邱，百餘年故紙居然不毀，亦一奇也。梁中乾隆丁卯舉人是科有重預鹿鳴之周名

天相者，因題其後云：「我年二十五，卯歲領鄉薦，再上六十年，此榜實羔鴈。憶余鄉賦時，羣集隨諸彥，領袖鶴髮翁。」（錄中第四十二名周壽天，杞人。）巍然靈光鑒風貌，既甚古，章服亦不賤，私竊問姓名，愛蓮分一瓣。少年曾簪仕，秩視諸侯半，歸臥田里間，後生蔑由見。恭逢盛典，舉重預嘉賓，宴今後卅年餘，翁久隨物變。余即同年生，八九已露電，乃於山人廬，忽覩紙半片。上鐫千佛名，一佛曾識面，當年取士嚴，額解纔大衍。主司及同考，一一載鄉貫，字迹頗工整，首尾無漫漶。想見誇賣時，狼籍坊市，遍此紙逾百年，獨再優曇現。賢哉方山子，拾得常白玩，藏弄比吟箋，裝背作畫卷。某也後進人，彰美在所先，率書五字詩，留下一重案。」余道此與康熙年間吳麟澗祭酒在啓聖祠掘得元人題名三碑，一蒙古，一色目，一漢人，皆有正副，余買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相做。